糖果紙摺成的房子

四歲那年，有個小男孩總是用他稚嫩的聲音對我說：「姐姐，你在底下保護我！」

那是一座在舊公園裡的長頸鹿造型溜滑梯。弟弟怕高，不敢自己往下滑，於是我總是先滑下去，在下面蹲著，張開雙手等他。等他從上面滑下來，我便把他接進懷裡。我們好像一直重複著同樣的動作，卻怎麼也玩不膩。

我還記得，那時候我們最喜歡吃鮪魚糖。糖果用色彩繽紛的鋁箔紙包著，吃完以後，我們卻捨不得把包裝紙丟掉。一張張攤平，再沿著摺痕對折，拼出許多平面的小房子；有時候折歪了，就重新攤開，再折一次。偶爾，我們也會一邊看著電視裡的卡通，一邊因為有趣的劇情笑出聲來，手裡的包裝紙卻還沒有停下。那時候的我不知道，原來有些日子，真的會停在某一年。

一年後，舊公園裡的長頸鹿溜滑梯還在，只是再也沒有人站在滑梯上喊我了。

後來，我開始在別人的身影裡想起他。看到別人的兄弟姊妹一起玩、一起拌嘴時，我就會想起那個總跟在我身後的小男孩。我的玩具，他總會陪我一起玩；他的玩具，也總願意分給我。看醫生時，他總是很乖。醫生誇獎他、給他貼紙時，他總會再向醫生多要一張，留給我。那麼小的他，總是記得把自己得到的東西分我一份。

我一直想不明白，為什麼是他？明明我的弟弟那麼聽話，那麼懂得分享，卻永遠停留在那一年。那時候，我開始懷疑，是不是因為自己太調皮、做錯了什麼，上天才

會用這樣的方式懲罰我。

失去弟弟以後，我偶爾會想，如果當時生病的是我，是不是今天離開的人就會是我？那時候的我甚至相信，如果生命真的可以交換，也許我就能把弟弟換回來。

這些話，我從來沒有告訴家人。我開始一個人偷偷哭泣，也開始學著自己消化那些說不出口的情緒。我知道，媽媽偶爾還是會翻開相簿，點開手機裡收藏的影片。畫面裡的弟弟還會說話、還會動，像是只要螢幕沒有暗下來，他就還停留在那段時間裡。我坐在一旁，卻不知道該不該告訴她，我也很想他。

於是，那些眼淚便只好留給自己。

十幾年裡，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起弟弟，也一次又一次地問自己同一個問題：為什麼是他？直到後來成為基督徒，我才第一次在約伯的故事裡，看見那個追問了十幾年的自己。約伯明明沒有做錯什麼，卻在一夕之間失去了財產、孩子與原本安穩的生活。他不停追問神，為什麼是自己。那個問題，我太熟悉了。

我曾經也以為，只要找到一個理由，就能知道自己究竟做錯了什麼。可是約伯的故事讓我慢慢明白，有些失去，並不是因為我們做錯了什麼。所以，我不再把弟弟的離開，當成對我的懲罰，也不再一直追問，是不是只要我更乖一點，事情就會有不同的結果。我仍然不知道為什麼是他，也仍然會想念他。只是，我不再把「不明白」，等同於「自己做錯了什麼」。

小時候，糖果紙折歪了，我總會把它重新攤開，再折一次。那時候的我只在意，最後能不能折成一座完整的房子。 後來我才知道，紙即使重新攤開，也不會再恢復成最初的模樣。那些留下來的摺痕，不是錯誤，而是它曾經被好好使用過的證明。

也許弟弟沒有陪我走完長大的路，卻留在了我的生命裡。那座糖果紙摺成的房子早已不知道去了哪裡，可我仍記得，那個午後，我們低著頭，一邊看著卡通，一邊笑著把一張又一張的紙折成我們想像中的房子。